



近九成受访大学生反对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



大学生的暑假这样过



北京大学学生在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发掘仓内参观学习。 北京大学供图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育支教队在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带领孩子们认识植物。 清华大学 陈龙/摄



东南大学志愿者在校内核酸检测点值守岗位。 东南大学学生会供图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的团队为云南省万溪冲村人口绘制墙绘。 云南大学供图



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原创音乐剧《家》于北京天桥剧场演出。 中央戏剧学院供图



武汉大学代表队在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上夺冠后庆祝。 武汉大学供图



同济大学医学院星源实践团队为江西省井冈山市龙市镇居民测量血压。 同济大学供图



西南政法大学16支三下乡志愿服务队出发前正在宣誓。 西南政法大学供图

中扮演了积极、甚至是引领性的角色。中国在人口数量、密度均如此之高的情况下，能够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制定从上到下、全面详细的防疫方案，让国民有一种十足的安全感。疫情防控也让我充分感受到了中国速度。

在吴亚坤看来，中国不仅守好了自己的大后方，并且积极参与支援国际抗疫，捐赠医疗物资和疫苗，派遣专业医护人员。中国捐赠的疫苗数量是美国的1250倍，这个数字确实惊人。毕竟目前抗疫最有效的武器其实就是医疗物资和疫苗，中国在国内疫苗紧俏的情况下依然为民众免费接种疫苗，并且进行国际援助，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在陈泽看来，国家第一时间提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第一时间向抗疫投入各种资源，各级政府都将防疫视为工作核心，人民自觉地遵守疫情防控要求，医务工作者、解放军、志愿者们纷纷逆行而上，举国一心，上下一心，国家爱护人民，人民信任国家，国家与公民间实现了良性互动，形成了我们齐心协力、共克时艰的基础。

青年对溯源科学性呼声高 拒绝任何形式的政治裹挟

关于第二阶段溯源计划，陈泽有着自己的看法。首先，需要明确溯源的对象是谁。要去哪些地方溯源？美国会不会成为对象之一？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德特里克堡，以及美国遍布全球的200多个生物实验室，这些地方会出现在溯源名单上吗？第二，溯源工作的主体是如何组成的？是否具有权威性？第三，此次溯源所秉持的精神是什么样的？是否能够以绝对科学、客观、公正的原则开展溯源工作？

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调查发现，72.3%的受访大学生认为，溯源工作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71.9%的受访大学生认为，溯源应有中国专家参与，对包括美国在内的、疫情严重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全球调查；35.3%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将溯源工作政治化。

在陈泽看来，面对全球疫情，各方的态度应该是合作、贡献，一起克服疫情。世卫组织应该作为中立者，当一个公平的调查员。

王琇琨对世卫组织在重大疫情防控中应当发挥的领导及统筹作用抱以期待。世卫组织应该秉持着客观、公正、科学的立场，协助各个国家应对疫情、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在她看来，溯源专家应该来自不同国家，秉持完全科学的态度和专业的水平，而不应被政治裹挟，只来自某些国家。被调查的国家应该做到透明、公开，对存疑的地点和事件，应当向世卫组织如实说明情况、展示真相。

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的调查显示，86.0%的受访大学生认为，世卫组织在重大疫情防控中应持中立、客观的态度开展工作，不被政治裹挟；81.5%的受访大学生表示，世卫组织应当积极调动各方力量，攻克抗疫中的难题；80.1%的受访大学生认为，世卫组织应当协调各国之间的防疫力量，如疫苗、物资等，形成全球互助局面；81.5%的受访大学生认为，世卫组织应当总结高效抗疫经验，分享给世界各地。

在全球防疫的背景下，王琇琨认为，各大国应该展现一个对自己负责、也对世界负责的形象。对内精准施策，维护好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对外遏制病毒流出，维护世界人民的安全，共享本国的抗疫方法和途径，携手做好全球抗疫。

在新雨莹看来，大国在全球抗疫中应当扮演冲锋枪、排头兵的角色，全球是一个大家庭，流动性是不可避免的。这场全球抗疫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独善其身，携手抗击病毒才是我们的不二选择。（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林芊芊为化名）

所有为抗疫付出努力的医务人员、科学家、志愿者，对湖北人民，乃至对全体中国人民的污蔑和亵渎。

如果这样，中国为全球抗疫所付出的努力就会被彻底忽视。作为青年，对于世界卫生组织，我一直是信任的，也非常希望世卫组织能够真正找到新冠病毒的源头。但该组织的这一举动完全违背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其的信任，让人完全无法信服世卫组织是一个专业、平等、关爱世界人民的组织。这一举动，可以说是美国妄图甩锅中国、推卸责任的行为之一。

97.8%受访者认可中国防疫 美国、印度、日本防疫工作最令人诧异

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调查发现，97.8%的受访大学生认可中国在疫情期间采取的防疫措施；美国、日本等其他调查中所列国家的认可度均未超过5%。此外，调查结果显示，94.3%的受访大学生最不能理解美国在抗疫中的表现；其次是印度，不理解人数占受访人数的31.2%；日本排在第三位，不理解人数占受访人数的30.7%。

去年3月，还在美国洛杉矶读高中毕业班的郝宇轩就和疫情正面相遇。学校停了课，所有课程转至线上。当时很多美国本土同学都觉得这波疫情是吓唬人的，不怎么要紧，戴口罩的人寥寥无几，老师也不主张出门戴口罩，这与美国选举季临近、防疫态度政治化有关，美国政府的防疫政策也不够果断。但开始上网课以后，郝宇轩还是发现，仍然需要前往学校录课的老师都戴上了口罩。

相比之下，中国对疫情的反应非常迅速，新的病例一经发现，马上开始检测、隔离、救治。去年6月初，载着他的飞机跨越太平洋，最终在中国大地上降落的那一刹那，郝宇轩的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

任子昂的美国朋友都是青年学生，平时的交流让任子昂发现，他们大家都觉得中国防疫做得真是很好，虽然也有一两个人质疑过隔离是否不够人性化，但他们还是认可中国防疫的效果。一些外国人甚至觉得，美国和日本也应该向中国学习，不然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损失太大了。

陈泽觉得，美国的疫情防控措施让人疑惑。长期以来，美国自诩 America First（美国优先），但作为世界上医疗水平和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不仅让许多因疫情失去亲人的美国人失望，更是令全球人民大跌眼镜。

在任子昂周围，很多美国年轻人觉得美国政府的防疫工作做得很不好，对疫情的管控力完全不行。而且遇到两任总统的交接期，疫情管理最为混乱，甩锅一类的话，常出现在当地年轻人对美国防疫的形容中。美国人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很低。特朗普政府呼吁不戴口罩，拜登政府就呼吁人们戴口罩、打疫苗。一个国家两个政党，一会儿说戴，一会儿说不戴，过一会儿又扯出一个中立派，防疫政策都是两党斗争的政治策略，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面向人民的动员能力很差。

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的调查显示，93.4%的受访者认为，大国应在全球抗疫中做好自身疫情防控，严防疫情扩散、输出；80.3%的受访者认为，大国应帮助和支持经济与医疗条件存在困难的国家和地区；78.9%的受访者认为，大国应积极配合全球疫情防控，不盲目甩锅；78.1%的受访者认为，大国应当探索科学防疫方法，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贡献疫情防控经验；74.8%的受访者认为，大国应当派出专家、医疗援助团队，与世界各国合力解决疫情；72.8%的受访者认为，大国应积极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共享疫苗，供应防疫物资。

在今年大二的吴亚坤看来，中国在全球抗疫过程

况下，全球抗疫合作刻不容缓。世界卫生组织更应做好正事，不要再被某些国家政治胁迫做毫无方向、毫无意义的事情，而是应该继续促进各国的抗疫进程，保护好世界人民的安全与健康。

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以下简称第二阶段溯源计划），引起了许多青年的关注。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国大学生就此发起问卷调查，2730名大学生接受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86.9%的受访大学生对第二阶段溯源计划持反对意见。其中，38.2%的受访大学生坚决反对第二阶段溯源计划，认为中国不应该成为污名化的对象；48.7%受访大学生表示不同意针对中国发起第二阶段溯源计划，认为未来溯源工作不应局限于某一区域，需要多国多地开展。

对第二阶段溯源计划科学性持质疑态度 认为背后与美国有关

在陈泽看来，今年3月，世卫组织正式发布了中国-世卫组织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得出包括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要在全球更广泛范围内继续寻找可能的早期病例、进一步了解冷链及冷冻食品在病毒传播过程中的作用等重要结论。这是一份科学和权威的报告，也是下阶段全球溯源工作的基础。现在，单方面开展第二阶段溯源计划，实在让人无法理解。陈泽坦言，在没有证据能够否认第一阶段结果科学性的情况下，很难接受不合理的第二阶段溯源计划。

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调查发现，面对第二阶段溯源计划，67.4%的受访者认为，第二阶段溯源工作没有进行全球调查，不具备科学性；54.4%受访者认为，这是美国胁迫、甚至控制世卫组织的结果，意图为掌控病毒溯源的主导权；49.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目的明显为借溯源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和污名化；26.1%的受访者认为，这是美国当局为在国内获得支持而采取的手段；另有18.8%的受访者表示，此前已开展过溯源工作，并且有明确结论，再进行第二阶段溯源的意义不大。

在美国留学的任子昂一直关注全球疫情和防疫相关工作。听说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溯源计划仍要把中国作为调查重点时，任子昂的第一反应是：还查什么？不都查完了吗？凭什么再查一遍？他用相当过分的形容这项计划。在他看来，这难免让人觉得世卫组织是受到了美国的指使，世卫组织不敢动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也是被政治裹挟的表现。

今年大二的靳雨莹认为，第二阶段溯源计划是有必要的，但她不认可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疫情不是某个国家和地区的事情，而是全人类要共同面对的挑战。比病毒更加致命的是不断滋生的溯源恐怖主义。

在林芊芊看来，从疫情防控的角度，对病毒进行溯源，了解它如何传播给人类，从而积累经验、尽可能避免以后发生此类情况，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全球的任何地方，在溯源调查中都应该予以积极配合。

中国在第一阶段溯源工作中就是这样做的。凡是负责的国家，都会想弄清病毒的源头，也都要积极配合调查。世卫组织刚刚公布第一阶段调查结果，转身就否定了自己的结论，这必然不符合世卫组织应有的严谨性，让人不得不产生怀疑。

今年4月，在联合国共同应对新冠病毒网络研讨会上，王琇琨作为唯一的中国青年代表，面向数万名全球青年，介绍了中国的抗疫经验和成果，分享了开展志愿服务、参与抗疫的故事。谈及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一假设为研究重点之一的第二阶段溯源计划，王琇琨着实不能理解。在王琇琨看来，世卫组织秘书处此举，是对中国



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程思 毕若旭 罗希

你是被绑架了吗？如果是的话你就眨眨眼。

中国秉持科学态度积极参与新冠病毒全球科学溯源合作，先后两次邀请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来华开展病毒溯源研究。世卫组织于今年3月正式发布了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就溯源问题作出了最权威、最专业、最科学的结论，提出了今后溯源工作的具体建议。中方专家还主动向世卫组织提交了对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方案。然而世卫组织秘书处未经得世卫组织成员国一致同意，单方面提出了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工作计划，其中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个假设为研究重点之一。听到这个消息时，公共卫生专业学生林芊芊忍不住用网络流行语来表达自己的惊讶。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陈泽这样描述自己看到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相关消息时的心情。她的疑问是：世卫组织秘书处的工作计划意味着推翻第一阶段溯源的结果，其科学性何从考证？

就读于武汉大学的王琇琨曾被联合国秘书长青年特使办公室授予全球青年抗疫榜样称号。王琇琨表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2亿例，德尔塔、拉姆达等变异毒株来势汹汹。在这种情

□ 韩天高



陈子元：以身许农是一辈子的事



陈子元

培养升至系的规模，领先于国内其他高校。但好景不长，中苏关系突然恶化，国内发生自然灾害，国内核农学早期探索的实用意义不大，核农学研究遇冷，亟待突破。冷静思考后，陈子元走出实验室，开始下乡寻找对促进农业生产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在广袤的农田上，他锁定新目标——农药残留研究。获取农药残留信息，需要借助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农药，当时国内没有现成品，全部需要进口，价格昂贵且采购周期长。为了加快研究进度，陈子元和同事孙锦荷、张勤争、徐寅良等人先后用多种放射性核素，自主合成有机磷、有机氯、有机氮、有机砷等15种同位素标记农药，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为研究工作创造了物质条件。

依托自主合成的标记农药，陈子元和研究人员们大举进军农药残留研究领域。1963年到1964年，陈子元发表了国内最早的一篇核素示踪研究农药残留的代表性学术论文，他也成为我国最早把同位素应用于农药残留研究的专家之一。

无独有偶。此时，在大洋彼岸，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也开始关注环境污染问题。卡逊在文中提出的问题，陈子元当时已经在通过科学研究尝试解决。

上世纪70年代，工农业污染造成的公害，已经成为全球通病。农药污染导致鸡、蛋等农畜出口产

品农药残留检测超标，出口创汇损失严重。在空前的安全与发展压力下，国家农林部和农药小组议定研制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并看中了农药残留研究起步较早的浙农大。

农林部全国农药残留和农药安全使用标准重点研究项目课题于1974年正式下达，陈子元担任项目第一主持人。这是当时浙农大承担的唯一国家课题，学校创造条件全力保障，除了陈子元，植保系农药专家樊德方教授和化学教研组的专家学者一起参与。

陈子元牵头组织全国22个省（区、市）43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200名科技人员，组成农药残留科研协作组，开展联合攻关。项目组历经6年的全国大协作，最终编制出29种农药与19种作物组合的69项《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该标准通过1979年部级鉴定，由农业部颁布试行，1984年被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批准为国家标准，沿用至今。

在1978年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陈子元荣获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他所主持的农药残留研究协作项目和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农药的合成研究，分别获得全国科学大会优秀成果奖。

其间，陈子元的脚步也开始迈出国门。1976年10月，受农林部派遣，他带队援助阿尔巴尼亚半年多；1980年4月、5月间，他作为国家农业部组织的中国农业环境保护考察团副团长出访联邦德国；1980年9月，受农业部派遣，陈子元赴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与该校放射中心主任汪志馨教授、中国学者徐步进等开展为期一年的合作研究。

1980年至1984年，他主持完成国务院环保办和农业部农药对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及其防治研究任务以及农药对农业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重点课题。研究工作中，首次运用了示踪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

1985年至1988年，国际原子能机构聘任陈子元为该机构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任期3年。这届科学咨询委员会，由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16名科学顾问组成，届满时全部退休，解散为多个专业委员会或小组。他成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科学咨询委员会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中国科学家。

时任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参赞费照曾评价说：陈教授在该委员会的最后一届任期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我们国家赢得了荣誉，也成为他的一段可引为骄傲的人生经历。

1979年3月，陈子元出任浙江农业大学副校长。1983年10月，他升任校长。治校期间，他致力于把浙江农业大学办成国内一流的农业大学。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校学科实力已稳居全国农业院校第三位。这对于一所普通的地方农业院校来说，实属不易。

上世纪80年代，他所在的生物物理学科和核农学研究平台也取得了长足进步。1981年和1984年，生物物理学科先后获获硕士学位授予点和全国高等农业院校该领域唯一的博士学位授予点，作为导师，陈子元指导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这一时期，为了夯实中国核农学学术基础，他抽出时间开展专著编写工作，撰写发表了一大批学术论文，开拓、引导学科走向。

核农学即原子核科学技术在农业上应用，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被视作核工业中的轻工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1983年，陈子元与温贤芳、胡国辉共同主编出版专著《核技术及其在农业科学中的应用》；1984年，又与谢学民等合编《简明核农学应用手册》，并首次公开使用核农学这一概念。

1991年11月，陈子元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部委员（院士）。同时，我国学科门类上第一次正式出现了一个新学科——核农学。另一位中国核农学泰斗、长他10岁的徐冠仁院士写来贺信说：尤其令人鼓舞的是，您的专长为核农学，这在所有学部委员的专业中是唯一由我国兴起的学科，它将载入中国的科学发展史。

2018年年底，在建所60周年之际，浙江大学核农所转战紫金港校区西区，有了一片新天地。核农所这个集体，所长已经六七任了，真是不容易！老所长陈子元希望新时代浙大核农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我国农业强国建设贡献一流的农业教育、农业科技和农业人才。虽然我老了，却心向往之。我愿意为此继续努力！他说。